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法] 雨果 / 著

倪维中 / 译

巴黎圣母院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倪维中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倪维中译.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6(2011.5重印)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任溶溶主编)
ISBN 978-7-5342-5343-0

I. 巴… II. ①雨…②倪…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796 号



责任编辑:平 静

特约编辑:徐培培

美术编辑:陈 敏

封面设计:小飞侠

版面设计:皮 皮

插 图:周 晋 小 丽

责任印制:吕 鑫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倪维中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5 印张10.125

字数178000 印数19151—22175

2009年6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4次印刷

ISBN 978-7-5342-5343-0 定价:14.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本前言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雨果于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法国东部的贝桑松，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将军，母亲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青年时代的雨果思想上受母亲影响，一度同情保皇党。二十年代开始转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热情地歌颂过一八三〇年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成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反动政变而被迫流亡国外，长达十九年之久。一八七〇年拿破仑第三垮台，雨果回到祖国，受到人民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后，他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捐款铸造抗战的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热忱。巴黎公社起义时，他最初因为不理解，曾持反对态度，但当凡尔赛分子对起义人民进行疯狂镇压

时,他挺身而出,严厉抨击反动派的罪行,要求赦免全体公社社员,并把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公社社员的避难所。雨果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尊严与自由,反对沙皇、梅特涅、俾斯麦等压迫者。他对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烧劫圆明园表示愤慨,在《致布特列尔上尉》一文中,严厉谴责了这“两个强盗”。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举国为他志哀。

雨果从小爱好文学,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他在漫长的一生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活动,写出了数量惊人的诗歌、戏剧、小说和文学理论作品,曾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千百万后来人。雨果最重要的作品有:诗集《东方集》、《惩罚集》、《凶年集》、《秋叶集》、《黄昏歌集》、《心声集》、《光与影集》、《沉思集》,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戏剧《克伦威尔》、《爱尔那尼》、《吕克莱斯·波尔吉亚》等。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小说创作的里程碑。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流浪艺人艾丝美拉达是一位美丽纯洁的吉卜赛少女。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动了邪念,指使他的养子、圣母院畸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对她进行劫持。艾丝美拉达被国王卫队长福玻斯救出,她随后便爱上了这个轻薄而负心的军官。副主教趁这对男女幽会之机,刺伤了福玻斯,并嫁祸于艾丝美拉达。艾丝美拉达被判处绞刑。卡西莫多对她

也怀着爱慕之情，遂将她从刑场上救出，藏在圣母院避难。巴黎下层社会的乞丐和流浪人为了营救艾丝美拉达，围攻圣母院。国王派福玻斯领兵前去镇压。混战中，弗罗洛将艾丝美拉达劫走，威逼她屈从自己的淫欲，遭到坚决拒绝后，就把艾丝美拉达交给追捕的官兵，在钟楼上狞笑着看艾丝美拉达被绞死。绝望的卡西莫多看清了副主教的人面兽心，愤怒地将他从楼顶推下，活活摔死，自己则抱着少女的遗体自尽。

这部小说以其紧张非凡的故事情节，色彩浓烈的中世纪社会画面，鲜明夸张和对比强烈的人物形象，而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围绕着巴黎圣母院展开。这座位于塞纳河城岛的巍峨大教堂始建于一一六三年，直至一三四五年才全面修饰完工，历时长达一百八十二年，是法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雨果称它为“令人景仰的丰碑”。它既古旧衰老，又充满勃勃生机；既肃穆神秘，又为大众所熟悉。它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又是卡西莫多的“家园、祖国乃至宇宙”，是艾丝美拉达的避难所，又是游民丐帮攻打的魔堡。这座仿佛蕴涵生命气息的建筑，俯视和见证了历代生活和眼前悲剧。它是万众顶礼膜拜的圣殿，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神堂，它的是非功过，谁人曾予评说？

是啊，凭借它作舞台而上演的这出不朽悲剧，那里面的人物际遇又有谁来评说？连作者本人也颇感棘手，只好

无奈地搬出圣母院墙上镂刻的那希腊文的“命运”一词，来作故事的注脚。他在序言中明确告诉读者：“本书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国王、官吏、贵族、教士，直到诗人、大学生、卖艺者、乞丐、奴仆，经历一场激烈搏斗后，善恶美丑同归于尽。这是“命运”的安排！

这也许是作者的一种解释，或者更是一种假托。综观全文不难看出，作者把他的爱全部倾注在来自社会底层的艾丝美拉达、卡西莫多、麻袋女古杜尔等人身上，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对灵魂美的追求；而把他的恨全部集中在弗罗洛等人身上，表现了他对封建王权、教会的罪恶，以及宗教禁欲主义虚伪实质的无情讨伐。作者让笔下的被压迫者，在黑暗的中世纪社会环境下，奋起抗争，力求驾驭自己的命运，最后与压迫者同归于尽，这本身就显现出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

本书译自法国加利玛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本。为适合青少年阅读，篇幅作了适当压缩。

倪维中

目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17
第三卷	46
第四卷	50
第五卷	65
第六卷	74
第七卷	114
第八卷	171
第九卷	213



第十卷 236

第十一卷 278

第一卷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十九天前的那一个清晨，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的三重城垣内钟声齐鸣，惊醒了全体市民。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并不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样用钟声扰乱市民，也并非表明发生了什么大事，既不是皮卡迪人或勃艮第人前来进犯，也不是抬着圣骨盒游行；既不是拉阿斯城的学生造反，也不是“我们威震天下的国王陛下”驾临入城；甚至也不是在司法大厦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外国使臣到任。其实，两天前就有这样一队人马来过，那是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为法国王太子和佛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波旁王朝的红衣主教为此大伤脑筋，但是，为了讨好国王，他也只好满脸堆笑，迎接那帮吵吵嚷嚷土里土气的佛兰德市政官员，而且还得





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为他们上演“不少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不料，那天正赶上一场滂沱大雨，府门上挂的那些华丽帷幔被淋得一塌糊涂。

一月六日之所以“使全体巴黎民众激动不已”，如约翰·德·特洛伊说的那样，是因为这一天自古以来就是双重节庆，也就是主显节和丑人节。

这一天，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点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边上种植五月树，在司法大厦演出神秘剧。

大批民众拥进通往司法大厦的街道，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臣要去那里看戏，观看在大厅里举行的丑星选举。

家家户户的门口，窗户上，窗洞里，屋顶上，都露出和善的市民面孔，成千上万，密密麻麻，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在，注视着司法大厦，观看着人群，没有别的企求。

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就一起跨进这座大厅，混在这群穿短衣短袄的嘈杂的平民中，感受一下那里的气氛。

要等到中午，司法大厦的大钟敲过十二响，戏才能开场。对演出来说，这时间显然是晚了，但不论怎样，总得迁就外国使臣啊。

于是，一早赶来的熙熙攘攘的观众只好等待。人越多，就像水超过界面向外溢出一样，开始漫上墙壁，淌淹在柱子周围，一直涨到柱顶墙檐和窗台，涨到这座建筑物所有突出部位和所有凸显的浮雕上。这么多人关在一



间大厅里,互相拥挤着,透不过气来,有的竟被踩伤,而外国使臣却迟迟不到。大家劳累腻烦,发出一片喧闹和怨艾,何况这一天本来是可以随意玩闹,随便撒泼耍赖的,所以,谁的胳膊肘捅了一下,谁的铁掌鞋踩了一脚,都能引起争吵和打架。

人群中有那么一帮促狭鬼闹得很凶。他们打碎玻璃窗,大胆地坐在柱顶上,居高临下,俯视四周,嘲弄大厅里的群众,也嘲弄广场上的群众。他们在大厅里丑化别人的动作,东呼西应,相互逗笑。显然,这些年轻学生不像其他观众那样感到厌烦和疲倦,他们从眼前的景物中导演出一场戏来取乐,耐心地等待另一场戏开演。

“不用说,肯定是你,‘磨坊’约翰·弗罗洛!”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叫道,“瞧你的两条胳膊两条腿,真像迎风飞翔的风车!你来多长时间了?”

绰号叫“磨坊”的小淘气鬼长着一头金发,一张俊俏而调皮的面孔,此刻正猴在一根柱子的饰叶上。

“可怜呀,已经等了四个钟头啦!但愿这四个钟头没有白过,能从我在炼狱净罪的时间里扣除!……”

大厅里拥挤的人群从清晨起就在等待三样东西:正午、佛兰德使团和神秘剧,现在只有正午准时来到了。

这未免太过分了。

“我们要求神秘剧马上开场!”“磨坊”约翰大嚷起来,“否则就把司法大厦的大法官吊死,也算是一出喜剧,寓意



剧！”

“说得好！”众人喊起来，“先拿他的几名执达吏开涮吧！”

全场欢呼起来。那四个可怜鬼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人群拥过去，眼看那道脆弱的木栅栏就要被挤歪和冲破了。

情势万分危急。

“把他们套起来！套起来！”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就在这时候，那间更衣室的帷幔忽然掀开，钻出一个人来。群众看到他出现，仿佛中了魔法，愤怒立刻化作了好奇。

“安静！安静！”

那人神色慌张，浑身颤抖，边走边鞠躬，似乎快要屈膝下跪，就这样一直走到大理石桌边。

“市民先生们，市民女士们，”那人开腔道，“我们万分荣幸，要在红衣主教大人面前朗诵，演出一场极为精彩的寓意剧，名叫《圣母玛丽亚的正确裁决》。天神朱庇特由本人扮演。红衣主教大人此刻正陪同奥地利大公派遣的尊贵使臣，在博岱门聆听大学校长先生的演说，所以稍迟驾临。红衣主教一到，我们立刻开演。”

朱庇特只说了这几句话，就保全了四个倒霉的执达吏的性命。

然而，他的那句“红衣主教一到，我们立刻开演”的结



尾话,却被淹没在一片潮水般的嘘声中了。

“现在马上开演!神秘剧!神秘剧马上开演!”观众大吼着。

“打倒朱庇特!打倒波旁红衣主教!”

可怜的朱庇特吓得战战兢兢,愣在那里,涂抹了胭脂的脸顿时变得煞白,霹雳也从手里掉落下来。他摘下头盔,哆嗦着频频鞠躬,结结巴巴地说:“红衣主教大人……使臣们……佛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他害怕自己被吊死,不知说什么好。

他左右为难:等待吧,要被民众吊死;不等待吧,又要被红衣主教绞死。他看到两边都是深渊,都是绞刑架。

幸好有人挺身而出,救他摆脱了困境。

那人刚才一直站在栏杆和大理石桌之间的空隙里,身材细长,被他背靠的圆柱遮掩,所以谁也没有发现。他又高又瘦,脸色苍白,一头金发,还较年轻,虽然额头和脸颊上已经有了皱纹。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嘴角带着笑意,身穿一件黑哔叽旧袍,已经磨亮磨破。他这时走到大理石桌前,向那个准备受刑的可怜人做着手势,但对方已经吓昏了头,什么也没有看见。

新露面的人又向前迈了一步,说:“朱庇特!亲爱的朱庇特!”

朱庇特什么也没有听见。

金发高个子耐不住了,几乎走到朱庇特的鼻子下面喊



起来：“米歇尔·吉博纳！”

“谁在叫我？”朱庇特这时才惊醒过来，开了口。

“是我。”穿黑衣的人回答。

“哦！”朱庇特惊叹一声。

“马上开演吧！”那人说，“满足群众的要求。我负责去请大法官息怒，大法官再去请红衣主教大人息怒。”

朱庇特这才缓过气来。

“好啊！好啊！”观众高呼着。

掌声震耳欲聋。朱庇特回到帷幕后，欢呼声还在大厅里回荡。

这时候，那位大显神通的陌生人，如亲爱的高乃依老人家说的“平息风暴”的人，又谦然退回到柱子的阴影下。如果没有头一排观众中的两位年轻女子刚才注意到他与米歇尔·吉博纳——朱庇特的对话，现在又向他招呼的话，他还会像先前一样靠着柱子纹丝不动，悄然无声，不为人所见了。

“学士！”其中一位女子招呼他过去。

“别这么说，亲爱的列娜德，”身边另一位女子说，“人家不是教士，是世俗人，不能叫学士，应当叫先生。”

“先生！”列娜德又叫道。

陌生人走近栏杆，殷勤地问道：

“小姐，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吗？”

“嗯，没事。”列娜德不知所措地回答，“是这位吉丝凯



特·拉尚仙娜想跟您说话。”

“噢，不是的，”吉丝凯特满面羞红，说，“是列娜德叫您学士，我告诉她应该叫先生。”

金发高个子青年退后一步，打算走开，但是两位姑娘好奇心很强，不肯轻易放过他。

“先生，”吉丝凯特连忙说，她那急切的劲头就像打开闸门的水，或是女人拿定了主意，“在神秘剧中扮演圣母的那名兵士，看来您认识他？”

“您是说扮演朱庇特的那个角色？”陌生人说。

“嗯，对呀！”列娜德说，“瞧他多傻！那您认识朱庇特吗？”

“米歇尔·吉博纳？”陌生人答道，“认识的，小姐。”

“他那胡子多神气！”列娜德说。

“他们要演的戏，也很精彩吗？”吉丝凯特怯怯地问。

“非常精彩，小姐。”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

“演什么戏呢？”列娜德又问。

“是一出寓意剧，叫做《圣母玛丽亚的正确裁决》，小姐。”

“哦，那就不同了。”列娜德又说。

沉默片刻后，陌生人又开口说：

“这是一出新的寓意剧，还没有上演过呢。”

“那就不是原先那出戏了。”吉丝凯特说，“两年前演那出戏时，那天教皇特使先生入城，戏里有三位漂亮的姑



娘扮演……”

“美人鱼……”列娜德接上茬说。

“全都一丝不挂。”年轻人补充说。

列娜德羞怯地垂下眼帘。吉丝凯特看了看她，也随即低下了头。小伙子笑呵呵地往下说：

“那可真好看哩。今天演出的是寓意剧，专门为佛兰德公主编排的。今天的戏更好看。”

“这可是您保证的？”吉丝凯特说。

“毫无疑问。”那人回答。接着他又以略带夸张的口气补充一句：“两位小姐，本人就是剧作者。”

“真的吗？”两个姑娘惊讶地齐声说。

“真的。”诗人说，显得有点洋洋得意，“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人：另一个叫约翰·马尔尚，他锯木板，搭戏台，干木匠活；我呢，编写剧本。我叫皮埃尔·格兰古瓦。”

他这时自豪的劲头，就连《熙德》的作者报出“皮埃尔·高乃依”时的神情也难以比拟。

高音和低音的乐器，从戏台中奏起乐曲，帷幕开始升起。穿着五颜六色衣服，脸上化了粉妆的四个人走出来，又爬上陡立的梯子，登上戏台，一字排开，面对观众深深鞠躬。乐队停止了演奏，神秘剧开场了。

格兰古瓦沉浸在兴致勃勃的观赏之中。不料，这种陶醉很快就被搅乱了。

一个混在人群中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捞不到什么油